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一
江西注石琴

表

兩府待罪表
藏手收書籍

請 皇帝御書復常膳表

乞罷政事表一十三道

手詔令視事表

添差男旁勾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詔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辭免司空表二道 乞致仕表

兩府待罪表



臣某等伏覩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
黎元引外推恩者罪已以興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效敢
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皆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
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場之謀以緩夷狄用開邊
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瘵官若此即
罪爲宜唯竝寘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 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臣等言奉 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
物偶霑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
寢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群下謝恭惟 皇帝陛下
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

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以違常
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大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
在閔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即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
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風
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
誠臣無任

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 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荅不允者
時澤偶愆屢勤齋禱 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已以召
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劾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
帝閣而再扣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

期操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
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群祀徧修恐徃犴車則親慮其
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饗之辛兼虛正宁之朝
然而禮責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辛慶儀有列
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脩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群情
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玕親事法宮廓宣
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
群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三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
濟豈容昏瞶可以叨居進冒愆明罄陳危悃中謝伏

念臣逮侍 皇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
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詎以萬機
之事搆認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
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
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疾
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養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尚
何守止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
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
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
輸於異日臣無任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 手詔封還不允所
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 聖訓丁寧未蒙開納取冒崇
高之聽再輸悃幅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
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惟於疾疾豈容叨
據以累明楊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
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恩聖聰
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病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
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
皇帝陛下閔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
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
無任

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荅不允者封奏
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存嘉中謝臣聞恕以
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
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尚容冀私
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
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搜疾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
之詰誅何足汗上恩之獎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祗
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撲學庶幾以仰副
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亨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
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爲朋將知所畏人宜盡

力朝豈之材寧容昏備之餘尚冒寵靈之厚伏望 皇帝陛下
離明俯燭解澤勿施矜綿力之既愆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
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報國冀餘生之未泯尚獲捐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
養痾而昧員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
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而自絕
尚惟許國姑旌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加劇更知駑蹇難
重任之久堪伏惟 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閱其積疾
愴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龍生當擊壤以詠
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疾之深
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
析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
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瘵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
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
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
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瞽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
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為可畏伏惟 皇帝
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悞區匕旅力
或未憇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尚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之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耻久宜辭位尚苟令息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瞽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龜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瘞官仰冀高明俯昭困幅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撻瘵之深及未干鉄鉞之時令

遂辭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覲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揔裁萬務任然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資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瞽昏若由昧冒而無慙其必顛隳而不救臣過叨辱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然特多於前輩兼蠲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其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爲之浸廢伏望陛下昭其

困幅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 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垂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傳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石惟持人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上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保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瘵宮伏惟 陛下道與日

躋德作乾覆衣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庶事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奉 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闕省覽天地六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上也賤周之上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為貴其拘之為賤也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蕪恥士知尊行義而矜蕪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之治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

不欲其賤欲其時不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攸助一言寤
意特見甄收適滿迫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
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辨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
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
捨攘未就平成之叙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
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
然莫可回奪則定親值周家之忠享獨為秦士之賤拘事
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寶璽 聖慈俯昭
愚款外錫優閒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效
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四道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
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汗近司饋忠弗逮於清光長
疾更成於瘵曠苟免大詞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
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浦柳殘年足為榮耀願在
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隳可畏
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
田里瞻守丘垤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
復誓廢捐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 聖慈
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

刑公文集 卷之七
息尚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瀕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
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憂傷而至弊重
為疾疾之所撓偷假使州必負曠稟之責過尸厚祿更懷
叨昧之慙伏望 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
懇俾無累國之尤尚冀寧瘳垂言終糜殞臣無任

三

臣某言輶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悸之
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
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
焉而將蹶窮閭掃軌斯為待盡之時莫府建旄豈曰養痾
之地所懼曠稟之責敢辭逋慢之誅伏望 陛下照以末

光遂其微請使 檀陸之鳥無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
之樂度棠蔭復更誓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荼僅有餘生川隔精微簡在聖聰豈圖寵
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 謝伏念臣久妨機要
初乏消埃苟免庶允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
之崇比辱使輶係宜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况病瘵
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為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尚恃
眷憐之舊伏惟 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晁
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愒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
貧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
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
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
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享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
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美必
有行故當 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
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
合即知素願之獲中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
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
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

循緣於積弊竊言不思設行無軫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
而交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
有交戰之勞以道術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
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
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
衆貧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 皇帝陛下敦大兼容
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
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
之運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

蒙特恩添差者去寄卧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
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多敢有言顏
雖腆以知慙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墜之舊錄
簪履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
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為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其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
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
桑榆獨念親逢莫有補報求惟宏願豈忘香火之
因緣伏蒙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
祝終以堯辭乃塵天石之園遽如弗許仰憑慈念誓畢熏

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

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憲上之誅加意昇矜遂竊終
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陞陬晚悞褒崇榮祿雖多不逮
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為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
仰賴金縉之賜尚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微福於無窮
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
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
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二道

臣某言本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及齋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輅馳授祗忝明恩家巷卧居敢叨虛獎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嘗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搜病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繇力薄材適甘於屏弃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贊畫庶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寒淺免非據於具瞻臣無任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

聖慈特降詔書

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輸微款謝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尚眷求人之舊寵靈草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服免貽官謫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

此表不曾奏發
薨後檢見遺藁

臣某言竊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

淺材信獨善以一心味自營之百慮久辜視遇特幸
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為敢望
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
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耋之嗟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終

新刊臨川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
表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升祔禮成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慰 太皇太后表

慰 皇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慰 太皇太后表

慰 皇太后表

慈聖光獻皇太后昇遐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暮祥除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魯國大夫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謝宰相笏記

南郊進奉表

謝翰林學士笏記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常州謝上表

代王魯公致仕表 德用

代人賀壽星表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

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緜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

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中謝恭惟

仁祖以堯之魏上丕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上祗

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 皇帝

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墮主而

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

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疴乃獨妨

於旅進

賀皇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做實
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至臣中謝竊以闕宮鬼享
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
近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卑而即功食菲以致
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
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篇榜崇
麗裸獻式序爰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
榮祿尚負宿病聞釐事之既成與羣情而借樂臣無
任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赦書 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
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
臣遭遇先朝以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
消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庶交欣中謝竊以
登麗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
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敝唐文而制作致舜
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搜衰疾久隔清

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須有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緣班朝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官車云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

太皇太后道侔神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尤積悲恫

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勞號之至扁初無辦設之微勞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樹於廟祔感慕無窮外覃於靈絜伏惟 太后比賢任如縉慶塗幸祗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倉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泯遂崇成於廟室凡居履壽同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枋聖念彌勤於

冀室仰祈順變俯瞻含生臣符守所櫻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
次哀號罔極遐迩所同伏惟 太皇太后功佐帝國德齊
坤載永惟孝愛允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
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祐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畫哀摧伏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妙方正坤維之位上同乾施之仁
虞附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節庶福履之無疆臣限
守州符阻越天堦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升殿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
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於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 太皇太后諏辰協吉肇啟
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 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
報備至感歎摧咽遐迩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 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
何以勝處恭惟 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

祐功施三朝勇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 陛下哀恫夙夜
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外畢盡孝治
所形入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附廟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附廟既克禮成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相遷禮有順變伏望

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附廟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 太皇太后捐棄大卷奄及其祥

仰惟 聖孝攀慕無極伏均深加 抑以幸萬方臣限以

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昃流邁歲曆肇新 太皇太后棄捐宮闈

奄歷時序伏惟 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衰

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 聖

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什俯慰群情臣

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 聖情悲悼難

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臣等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輅即路伏惟 聖情悲悼
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任

謝宰相笏記

祗為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
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
舊長橫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祈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念及去國扶慮造朝輔坐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閑麗賜以
叨居申飭使人就傳然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
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歸此於 督責之朝皆在謹何之
域中謝伏念臣比在詳牧常求外 官蒙恩朝廷改職歲縣
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悖眩之病區 區本懷懇 自訴遂蒙
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幸非 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
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 罪其極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 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
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 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
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 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
方要諸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 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
却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 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

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鑿姑使息有則斷上一臣不獨免於
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
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觀燎禋之盛式修
弊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益分媿懼交懷謝竊念
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薦之科
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
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空惠章寸有所長使裨參於治政朴

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詞誦之典至寬之
度橫貸其愆禱夫左右之聯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
有衆多之誠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 上聖復眷
孤臣就徒通班改司善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
豈繫薄材稱足頃使此蓋 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
忘燭物之明惟必逮追惟疇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
自揣循將安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
寬縱安風俗之厚寔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陳厥官君
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

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大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
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賢者之路豈獨多曠
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
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誅之懷耗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眷年禮當求去 聖主之於舊物恩不
忍折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起身此
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夜寐常媿於無
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
尙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龍則辱之在後也或多
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也常恐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

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泥
陛下按三后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其易以持法又則
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青紫於將相之時雖
臣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伏
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
則臣力既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
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
違懇上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謝伏念臣典
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

引身輒句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柰何獨以罷廢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為當然伏望 聖慈哀憐惻愍無空敦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以皇帝陛下紹休 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非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命休嘉深聞太史之占敢後封人之祝臣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即位頗切郡章歸待罪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愆尚何施為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度我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敵冒居况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廢昏備老可

以久號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
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
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
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未嘗能稱况今犬馬之齒七十
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
違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
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
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壅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
觀未蒙照省倦倦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竊臣

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已以從事者臣
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
況於官隆事劇所摠不一以臣審已誠不宜久叨權寵畏
負陛下任使之意伏惟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
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久而臣亦賴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倦上之私至于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過渥
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顛蒙遭遇拔擢
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特機密之地安
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年餘日豈宜尚汚印

較爲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上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
敝救失稱陛下任使副元元之望者甚衆陛下雖欲
苟私愚臣臣雖欲自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
於臣有所不容誠恐覆餗以虧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
能宜在高位者久踣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
伏惟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陛下眷寵老臣
之賜臣無任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一終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答聖問齋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聖問
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
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
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禩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
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

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
事之秋則猶禾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
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
則宜近人宜以人為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
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
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
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
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
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禘於天之群神故曰
以配天明堂則禘禘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
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

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
合稷黍具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
相異非知神之所為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
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為盛天自民視聽者
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能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廢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罪皆天命也人君能勅
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正之不可以無其為一也
然為於可為之時則治為於不可為之時則亂故人君不
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為難當於其易為大當

於其細密者事細而易為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
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
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
明乎善在所為法以示人者當所為法以示人者當乃股
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慶省以不
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為是者在欽而已矣臯恂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廢省乃成欽
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為法以示人之謂也所謂法以示人
者當率法慎為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

者以明乎善為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為不善人臣
無敢為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
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
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
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
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
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
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
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

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春歌之事而愚僉倉卒言不及
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
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為濫宜定臺省監寺
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
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
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
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

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
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陞者又未
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
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
官當其有罪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
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為人榮
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為人榮辱利害為
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
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

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
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
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為
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
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
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各州郡長吏為刺史則
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
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耻方今士大夫
所以解廉寡耻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貧少之

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
夫愈困窮而無廉耻士大夫無廉耻最人主所當憂且那
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
時官人俸厚故罷為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
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
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考績
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臣以
為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
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罪而不釐務則

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罪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吏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勸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關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使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以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墮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後置也臣比見許元為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平糴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為發運而已發之不為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為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脩廢官也官脩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為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為當役而役之乎以為不當役而役又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脩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

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鈎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為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

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掎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為失也若以為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為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三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廢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兼職置其為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併但置使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大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特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罪薦舉人材然尚慮其所舉不如與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特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

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為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悉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為近世縣令最早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臆犯則以次而授焉其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為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為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特但

朝廷誘養之道未絕督察之方未盡夫推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之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以除以為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水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也何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為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擢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也選優異之如此又以為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又有并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

則其政績不為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閑陞之法便
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完而所除又未
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跡謹具條奏并元降議
封上取 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管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為
十二等以進退群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
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
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
第十令錄第十一州司簿計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

並以此比類為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
補之奉 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
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
為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負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
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
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
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為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之內一
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
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側世求治之心博延天
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
區區變更而終无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為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二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

論議

易說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說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
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孤
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狠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

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犢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為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憑以為安者也林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為車之一器

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盞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

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為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
也柙在下之微而無能為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
乎外而無能為者也鬻下體之無能為者也身躬已也項
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
也黃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
皆體之不接乎物而止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
角剝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
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
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象
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遠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
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者負下道也

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為在上也負塗以塗為在後也往
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
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
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
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 動未進也枕止而
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
之得其配也以有為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
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
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
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
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

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
在天則龍有為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
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不流也隴腕乘剛也石堅而
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
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桐木之
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
安者也其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
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
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
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
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

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
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
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蓋
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
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
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
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為之者也郊
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
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已者也妻配
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為陽以母為幽也以母為近則王
母為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

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婦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袂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為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第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為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兩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

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為蒙蒙則險在前則不可往也以為蒙象曰見險而能止知矣知者交乎蒙者也險在前也其不為也進也非石良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為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過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過也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大有者也柔得尊

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為家人上而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為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為感感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為恒始陰遇陽故為姤陽終陰故為夬柔履剛故為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不交故為否以剛中為主而下順從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說故為隨大者在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為賁柔變剛為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上而文柔

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素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

為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
為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為中孚柔亦在內可謂
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無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
陰故為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
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
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不合
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
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為既濟澤上
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萃萃不相得而相違萃之所
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為訟上
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為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

故為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
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
故為渙而已困則剛見桡者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
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
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為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
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
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師
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
止故為艮內示伏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在
繫辭或彖繫以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以知其
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

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舍之諫官者 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 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條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

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
也蜚鼃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
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
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
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
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
耳吾未見其能為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
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
以為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
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
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
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
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
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
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
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
知其道矣及其諄上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
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

荆公文集 論語卷六十三 九
寔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
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
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
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
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
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
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子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
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二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

下之清而辨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
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
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
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
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
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
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
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
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
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
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

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
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
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
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
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
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
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

新刊臨川王荊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楊孟

材論

命辭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夫而化之七謂聖七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倫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有不足以合於天地明有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有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

備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寧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蓋汗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然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汗而寡潔惠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

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

未由者亦言其時耳三夏之道豈不美哉而般人以為野服之道豈不美哉而般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

者其法誠脩也故三代之制立序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

濟人於湊浦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聞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尚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而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急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斯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

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惡急為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

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

之言命曰人為不為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性且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善惡之性有人於此蓋善行之不脩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善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蓋利之不旨于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善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

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

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

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
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
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
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
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
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
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眾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
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
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
在廐也騶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幾
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

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駕馬並驅則錐傾輪絕勒敗筋傷骨
不啻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騶驥驥囊
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蓋
其道以求而試之也之道在當其功能而已夫南越之
脩幹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鷄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
殲之干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
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
朽槁之挺是知錐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
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
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
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

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甘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亦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為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脩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為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為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劊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

死乎岩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
之割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
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
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已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
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為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
也而朝廷獨過之如此顧而問曰今予以謂如何嘗獨原
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
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

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
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
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
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
為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為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
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
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
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
而事文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
事者為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占
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諛於

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不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廢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奠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廢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為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

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為也仰無以奠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為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為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為朝廷或者以為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怨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為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怨以及人而不為吾之所易為者

何也

新刊臨川王荆公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



